

1949
1999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精选

儿童文学卷

冰心 樊发稼 主编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49
1999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精选

儿童文学卷

冰心 樊发稼 主编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精选 (1949—1999). 儿童文学卷/冰心, 樊发稼主编.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9

ISBN 7-5302-0581-1

I. 中… II. ①冰… ②樊…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②儿童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01339 号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精选 (1949—1999)

儿童文学卷

ZHONGGUO DANGDAI WENXUE ZUOPIN JINGXUAN

ERTONG WENXUE JUAN

冰心 樊发稼 主编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30.125 印张 756 000 字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平) 1-3 000 (精) 1-500

ISBN 7-5302-0581-1 / I·566

定价: (平) 40.00 元 (精) 48.00 元

导 论

樊发稼

这是 1949 至 1999 年间中国儿童文学作品的一个选本。

20 世纪这后半半个五十年内，正式发表和出版的儿童文学作品，其数量之多，或可以“浩如烟海”为喻。我想任何一位高明的选家，欲从半个世纪无法数计的作品中择优遴选，真正将各个时期的代表性佳作荟萃于一集，都实在是一件极难的事。

冰心先生和我受命的，正是做这样“一件极难的事”。

我们知“难”而上，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努力，现终于将这本选集基本编讫。以我个人多年对我国儿童文学创作历史和现状的了解、把握，觉得这个选本大体上反映出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概貌和发展轨迹。

按这套《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精选（1949—1999）》的统一体例，须由各卷主编撰写一篇导论印于书前。本卷主编之一冰心先生因健康原因难于亲自执笔，只好由我来写。我想我把论述中心主要置于“回眸与思考”或“思考与回眸”上，在对历史进行回顾时，对一些重要的过程不能不有所记叙和描述，以便读者和我们一起来检视历史，获得较为具体的感受。为了在极为紧迫的时间内完成本文，在论述中将较多引用我个人的研究成果，就不一一注明出处了。

世有文学，复有儿童文学。

儿童文学是整个文学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一个角度看，二者是局部和整体的关系；从另一个角度看，儿童文学由于其自身的“儿童”特点而有别于成人文学，成为相对独立的一个文学部门。

儿童文学者，给儿童阅读欣赏之文学也，为儿童服务之文学也。

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同为文学，受制于同样的艺术法则，具有同样的或者说基本一样的文学功能。只是由于儿童文学的读者对象是入世未久的儿童、少年，所以比起成人文学来，一般地讲，它要求作家在构思、创作作品时，必须充分顾及到少儿读者的欣赏接受心理和情感，包括作品健康的内容、贴近儿童生活的语言和孩子们喜闻乐见的形式等等。

儿童文学实际上是包容相当丰富、宽泛的一个概念。从读者年龄层次着眼，儿童文学包含有幼儿文学、儿童文学（狭义，又称童年期文学）和少年文学三个方面。而从体裁样式加以判别，儿童文学则又囊括有小说、故事、童话、寓言、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科学文艺、戏剧等等。

——所以，人们常常将儿童文学形象地称之为“文学小百花园”。

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我国儿童文学虽然已经存在，但还很难说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门类。中国儿童文学比较完整地形成一个文学门类，还是在“五四”之后。我们统称1919—1949年建国前三十年的儿童文学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建国至今的儿童文学为当代儿童文学，当代儿童文学中1976年10月以后的部分，又称新时期儿童文学。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轫和发展，是和中国现代文坛一些杰出文学家的名字紧紧连在一起的。鲁迅在他的第一篇小说《狂人

日记》里就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救救孩子！”这是对半封建半殖民地反动统治阶级残害儿童、摧残儿童心灵的强烈谴责，也是向整个社会呼吁重视儿童和儿童文学。鲁迅翻译的《爱罗先珂童话集》《桃色的云》《小约翰》《小彼得》《表》等许多优秀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以及其他作家、翻译家将安徒生、格林兄弟、王尔德、普希金等外国作家的儿童文学佳作译介到中国来，为当时十分匮乏的儿童读物提供了新的内容和品种，同时对许多中国作家创作自己的儿童文学作品，起到了一定的借鉴作用。

叶圣陶是较早为孩子们创作的一位著名作家。他的第一篇童话《小白船》写于1921年，到1936年为止，共创作了四十多篇童话。《稻草人》创作、发表于1922年，是他的童话代表作。鲁迅曾经指出，叶圣陶的《稻草人》“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上，《稻草人》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它标志着中国现代童话走向现实主义道路的一个崭新起点。

在《稻草人》发表的第二年，另一位著名作家冰心的文艺通讯《寄小读者》开始发表，从1923年7月25日至1926年8月31日，冰心共写了二十九篇通讯。这些优美的书信体散文作品，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女作家以十分细腻的笔触，在这些作品里深情抒写了她离开故土、在域外留学期间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感，既有对一幅幅风光旖旎的大自然景色的生动描绘，更有对祖国、母亲和亲友的深挚眷恋。整个作品，是一部感人肺腑的爱与美的诗篇。它不仅为小朋友们所喜爱，也在成人读者中广为流传。

张天翼是继叶圣陶之后的又一位杰出的童话作家。他自30年代初开始从事儿童文学创作，代表作是长篇童话《大林和小林》（1932）。作品用极度夸张的幻想手法，通过叙述一对孪生兄弟选择不同的生活道路、他们迥异的遭遇，揭示出一心贪图享受、梦想无端发财者必无好结果，只有依靠自己的劳动、正直地

生活、敢于同邪恶作斗争，才能有美好前途的道理。作品同时深刻揭露了旧中国统治集团的残酷、穷奢极欲和旧社会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种种情景。这部童话以其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和深刻的思想性，彪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册。

从“五四”到抗日战争前后，儿童文学发展较快，原因之一是发表作品的园地增多，《儿童世界》《小朋友》《开明少年》《儿童良友》《儿童之友》等不少有影响的少年儿童刊物相继创办问世。当时不少成人报刊也积极倡导儿童文学，发表儿童文学作品，例如享有盛誉的《晨报副刊》《京报副刊》《时事新报副刊》等，都发表过一定数量的儿童文学作品。冰心著名的《寄小读者》，就是在《晨报副刊》上连载的。中国现代很有影响的成人文学刊物《小说月报》，几乎每期都发表儿童文学作品，还出过两期“安徒生专号”。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最早就是在成人文学刊物《北斗》上连载的。

三四十年代，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秋，人民饱受兵燹之苦。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作品，多以揭露社会的黑暗现实为内容，以唤起和弘扬广大少年儿童的反抗、斗争意识，作品因之大都带有浓重的时代色彩。除张天翼的童话外，这一时期比较著名的作品还有儿童小说《大鼻子的故事》（茅盾，1935）、《野小鬼》（贺宜，1939）、童话《阿丽思小姐》（陈伯吹，1933）、《长生塔》（巴金，1937）、《小癞痢》（钟望阳，1938）、《四季的风》（严文井，1940）、《红鬼脸壳》（金近，1946）、童话剧《雪夜梦》（包蕾，1939）、科学小品《菌儿自传》（高士其，1936）等。在解放区和抗日根据地的儿童文学作品中，以华山的《鸡毛信》和管桦的《雨来没有死》（均为儿童小说）最有影响。《鸡毛信》以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成功地塑造了儿童团长海娃的形象，热情讴歌了根据地少年儿童机智勇敢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雨来没有死》里的小主人公雨来，也是一位小英雄，他牢记“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热爱自己的祖国”，在凶恶阴险的汉奸和日本侵略者面前始终坚贞不屈。海娃和雨来的光辉艺术形象，曾经鼓舞了抗战中的千千万万少年儿童。

——在这本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五十年作品选集的导论中，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对现代儿童文学作如上的叙介，是希望大家能够认识并体察到，当代儿童文学决不是无源之水，它是由现代儿童文学脱胎发展而来的。“现代”和“当代”，乃至一直到“新时期”，时代和历史背景诚然迥异，但同为中国儿童文学，自有其一脉相承的地方。因此，当我们对 20 世纪后半半个五十年的中国儿童文学进行回顾和梳理时，一方面决不可以忘记那些可敬的现代儿童文学开拓者们筚路蓝缕的辛勤躬耕，另一方面应当充分把握当代儿童文学对现代儿童文学的承继性，只有这样，才能深刻认识中国儿童文学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以不同的程度和形式呈现出来的其特有的传统精神和民族特色。例如有的学者就作品的主要特征和倾向，将 20 世纪世界儿童文学分为温情型、教育型、游戏型、冒险型、力量型、现代型、未来型等诸种类型（见孙建江著《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导论》，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5 年 2 月版），而细考中国儿童文学，无论是现代还是当代，乃至八九十年代，教育型作品一直占主导地位。我想这是和我国自古以来比较强调“诗教”、“文以载道”和文学的“兴观群怨”说有密切关系的。50 年代以降，在广大少年儿童中产生广泛影响的著名儿童文学作品，几乎无一不是教育型的，例如张天翼的《罗文应的故事》（小说）、《宝葫芦的秘密》（童话），秦兆阳的《小燕子万里飞行记》（童话），黄庆云的《奇异的红星》（童话），刘真的《好大娘》、《我和小荣》（小说），严文井的《小溪流的歌》（童话），洪汛涛的《神笔马良》（童话），任溶溶的《“没头脑”和“不高兴”》（童话）、《爸爸的老师》（诗歌），柯岩的《帽

子的秘密》(诗歌),葛翠琳的《野葡萄》(童话),孙幼军的《小布头奇遇记》(童话),赵燕翼的《小燕子和它的三邻居》(童话),陈模的《失去祖国的孩子》(小说),罗辰生的《吃拖拉机的故事》、《白脖子》(小说),杨羽仪的《知春鸟》(散文),陈益的《十八双鞋》(散文)等等。多少年来,注重教育型作品创作的儿童文学作者之多,教育型儿童文学作品样式、题材涉及面之广,是注重其他类型创作的儿童文学作者及其作品无法企及的。

下面让我们具体回顾 20 世纪后五十年的中国当代儿童文学——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儿童文学事业的长足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并把教育和培养下一代看做是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发展儿童文学,给孩子们以丰富的精神营养,是培育祖国未来建设者的重要一环。正如已故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早在 1950 年 4 月为《儿童时代》杂志所写的创刊词中指出的:“给儿童提供健康的精神食粮,启迪思想,陶冶情操,培养他们成为祖国建设的优秀人才。”

总的来说,建国初期,儿童文学读物的数量、品种都比较少,远远不能满足孩子们的阅读需要。1955 年 9 月 16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的重要社论,指出了当时少儿读物匮乏的严重性,要求所有的作家和编辑、出版、发行工作者更多地重视少儿读物的创作、出版和发行。同年 11 月,中国作家协会发出《关于发展少年儿童文学的指示》,号召作家和社会有关部门重视儿童文学创作,尽快改变儿童读物奇缺的状况。1956 年,党中央提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发展。儿童文学也初步出现了比较繁荣的局面。50 年代中期,许多早在建国前就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作家继续热情

地为孩子们创作；一批新的儿童文学作者脱颖而出；不少主要从事成人文学创作的作家、诗人，也满怀责任感，为祖国下一代努力奉献精神食粮。

值得指出的是，建国以后的十几年中，我国曾翻译、出版了大量的俄罗斯和苏联儿童文学作品，例如盖达尔的儿童小说《铁木儿和他的伙伴》《丘克和盖克》和童话《一块烫石头》，诺索夫的儿童小说《马列耶夫在学校和家里》，伊林娜的儿童小说《古丽雅的道路》，卡达耶夫的儿童小说《团的儿子》，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的纪实少年小说《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比安基的动物故事，伊林的科普文艺读物，以及普希金、马雅可夫斯基、马尔夏克、米哈尔柯夫、巴尔托的诗歌等等。这些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既丰富了中国少年儿童的精神生活，同时对中国儿童文学作者的创作起到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作用。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大批儿童文学作家，他们的创作几乎都受到过比较注重作品爱国主义主题和教育性的苏联儿童文学的深刻影响。

从建国初至60年代中期，尽管中间小有起伏，但总的来说，儿童文学作品数量不断增加，质量逐步提高。无论是革命历史题材还是取材于现实生活的作品中，都有不少深受广大小读者喜爱的佳作：除上文提到者外，小说如杲向真的《小胖和小松》，萧平的《海滨的孩子》，胡万春的《骨肉》，任大霖的《蟋蟀》，任大星的《吕小钢和他的妹妹》《双筒猎枪》，冰心的《小橘灯》，胡奇的《五彩路》，徐光耀的《小兵张嘎》，张有德的《妹妹入学》，王路遥的《画春记》，浩然的《大肚子蝮蛇》，邱勋的《微山湖上》；童话如严文井的《“下次开船”港》，贺宜的《小公鸡历险记》《天竺葵和制鞋工人的女儿》，鲁风的《金斧头》，方轶群的《萝卜回来了》，彭文席的《小马过河》，方惠珍、盛璐德的《小蝌蚪找妈妈》，张天翼的《不动脑筋的故事》，陈伯吹的《一只想飞的猫》，金近的《狐狸打猎人的故事》；儿童诗如高士其的

《我们的土壤妈妈》《空气》，袁鹰的《时光老人的礼物》、《篝火燃烧的时候》，阮章竞的《金色的海螺》，郭风的《蒲公英和虹》，柯岩的《“小兵”的故事》，金波的《回声》以及刘饶民、鲁兵的儿歌等。

上面讲到的五六十年代“中间小有起伏”，主要是指1958年以后的几年内，由于政治、思想领域出现了一些严重的“左”的思潮，对儿童文学产生的消极影响。例如将儿童文学创作中注重儿童特点，错误地作为“资产阶级童心论”来加以批判；把加强作品的艺术性当做“修正主义”来反对等等。这就导致当时一些儿童文学作品不同程度地疏离了小读者，内容乏味枯燥，缺乏生动鲜明的儿童特点，成为某种思想理念的演绎和图解。文学巨匠茅盾在《六〇年少年儿童文学漫谈》一文中，曾经一针见血地概括当时某些作品的通病：“政治挂了帅，艺术脱了班，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文字干巴巴。”

十年“文革”浩劫，给整个民族和国家带来一场大灾难。过去一直说“文革”期间儿童文学园地“百花凋零”、“一片空白”，实际不是这样。“文革”期间儿童文学并没有完全绝迹，尤其在1971年林彪集团覆灭之后，儿童文学的创作和出版曾有所恢复，各省纷纷创办了名字多数叫《红小兵》的少年儿童刊物。但是由于受到当时特殊政治、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许多儿童文学作品沦为政治说教的工具，公式化、概念化严重，表现在叙事作品大都从阶级斗争的概念、从所谓“斗走资派”出发编造故事情节，1975年甚至出现过配合“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中长篇儿童小说《金色的朝晖》《钟声》；当时的大量所谓“革命儿歌”，几乎全部是政治口号或空洞概念的堆砌，毫无儿童情趣可言，当然也决不可能真正为孩子们所喜爱。当然，即使在这种文学异化为政治工具的极不正常情况下，仍然有不少作家、作者怀着一颗真挚的赤子之心，坚持从生活出发，本着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写

出了一些比较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如金波、李志、聪聪、李先轶、冬木等人的儿歌、儿童诗，特别是杨啸取材于现实生活的中篇儿童小说《红雨》以及李心田革命历史题材的中篇儿童小说《闪闪的红星》等。

进入新时期之后的八九十年代，是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继 50 年代出现繁荣局面之后的又一个辉煌期。儿童文学长足的进步、丰硕的成就，不仅表现在儿童文学创作新人的不断涌现，创作队伍的明显壮大，而且特别令人欣喜的是，随着儿童文学观念的标新，作家们创作实践和艺术探索的空前活跃，出现了一大批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令人耳目一新的优秀作品。可以说，无论是儿童小说、童话、寓言、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儿童科学文艺、儿童剧、儿童影视文学，还是分属不同年龄层次读者的少年文学、儿童文学（狭义，即童年期文学）和幼儿文学，都推出了不少创新佳作。80 年代中期一批探索性作品的出现，大大激活了儿童文学生动热烈的创作空气，作家们的艺术思维空间进一步开阔了，初步形成了儿童文学繁复多样的艺术格局。这种可喜局面，进入 90 年代之后，又有所发展。

不可否认，建国之后的相当长时期内，儿童文学深受“左”的“教育工具论”的影响，导致不少创作缺乏独特的个性，立意浅白直露，主题、人物、故事情节雷同；某种思想概念和道德规范的图解演绎，生硬的耳提面命式的说教训诫，都造成作品与小读者接受心理的疏离，儿童文学作品艺术品格的削弱乃至丧失，严重损害了儿童文学应有的文学价值。这种状况，在新时期特别是 90 年代以来儿童文学创作中，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儿童文学作家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弘扬，使创作者不再将那些陈旧的有悖于儿童文学特点的“创作原则”视为圭臬，而是自觉地、大胆地突破种种束缚创作个性的条条框框，把自己的创作实践置于创新、

探索的大潮中去，加上近年一些有关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和创作的图书陆续推出（理论专著如湖南少儿出版社的“世界儿童文学研究丛书”，彭懿撰写、上海少儿出版社出版的《西方现代幻想文学论》；作品如中国少儿出版社出版的“纽伯瑞儿童文学奖丛书”等），使儿童文学作家们进一步开阔了艺术视野，这就必然会促进儿童文学之苑的日趋繁盛兴旺。1988年，中国作家协会举办了首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从这次获奖的四十一部（篇）作品，大体可以看出中国80年代儿童文学创作的喜人成就。柯岩的《寻找回来的世界》（长篇）、严阵的《荒漠奇踪》（长篇）、程玮的《来自异国的孩子》（中篇）、常新港的《独船》以及刘健屏的《我要我的雕刻刀》（均为短篇）等小说作品，都生动地体现了作者们对生活独具慧眼的深沉思考，以及敢于正视生活中种种矛盾并真实地、深刻地予以反映的勇气。与此同时，作家们的艺术个性不再为一般的“共性”所湮没，而是鲜明地展示在各自的作品之中。《寻找回来的世界》无疑是80年代一部出类拔萃的儿童小说力作，它不仅以题材的新颖见长，更主要的是作家以娴熟的艺术技巧，通过对生活中异常驳杂错综的矛盾冲突的生动展现和对特殊环境中种种人际关系的细针密线的揭示，撼人心弦地启动小读者乃至大读者对做人真谛的揣摩和思考，其题旨的张力、内蕴的深邃、思想的力度，都是儿童文学中所罕见的。《我要我的雕刻刀》或许在主人公形象的分寸把握上尚不无可榫之处，然而，这篇作品的犀利锋芒直指教育领域长期存在、屡革不除的不尊重学生人格、抹煞孩子个性、禁锢活泼思想、缺乏民主以及形式主义等种种弊端，而且通过很富生活气息的故事情节和艺术形象获得生动的表现，这就不能不使整篇小说辐射出一种逼人的发人深悟的气势。其他如曹文轩的《再见了，我的小小星星》、沈石溪的《第七条猎狗》、刘厚明的《阿诚的龟》、蔺瑾的《冰河上的激战》、关夕芝的《五虎将和他们的教练》、方国荣的《彩色的

梦》、郑春华的《紫罗兰幼儿园》等儿童小说，孙幼军的《小狗的小房子》、葛翠琳的《翻跟头的小木偶》、郑渊洁的《开直升飞机的小老鼠》、洪汛涛的《狼毫笔的来历》、宗璞的《总鳍鱼的故事》、吴梦起的《老鼠看下棋》等童话，金波的《春的消息》、高洪波的《我想》、田地的《我爱我的祖国》、申爱萍的《再给陌生的父亲》等儿童诗以及张歧的《俺家门前的海》、乔传藻的《醉鹿》、陈丹燕的《中国少女》、陈益的《十八双鞋》等儿童散文，都显示了作家们作多方位艺术探索的可贵努力。他们这些不同体裁样式的作品，或以当代少年儿童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的传神刻画、细致展示，或以浓郁的情趣、机智的幽默感、温馨的人情美，或以深刻的社会内涵、深邃的哲理意蕴，或以高雅流利的语言、奇崛峭拔的想象、幽深蓊郁的意境，赢得了广大小读者的由衷喜爱。

进入 90 年代之后，儿童文学可以说是尽占“天时、地利、人和”之利，尤其是江泽民总书记先后发出要重视“三大件”（长篇小说、影视、儿童文学）和“出版更多优秀作品，鼓舞少年儿童奋发向上”的指示，既极大地鼓舞了辛勤耕耘在儿童文学园地的广大园丁们，也吸引了一批成人文学作家加盟儿童文学创作，同时在中国作家协会、各地作协和少儿出版机构的大力支持、扶植和培养下，陆续涌现了一些有才华的青年儿童文学新秀。儿童文学创作队伍在原有基础上有所壮大，创作和问世了大批优秀作品，为我国 20 世纪后半半个五十年的儿童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可贵的奉献。

回顾本世纪行将结束的近几年的儿童文学创作，长篇儿童小说的实绩给人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很长时期以来，长篇儿童小说在整个儿童文学创作中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它要求作家具有更为丰富的生活积累和精深的艺术功力，而且要在作品中塑造少儿人物群像，要细致展示少年儿童和成人的关系，要反映和概括

更为深广的时代和社会生活内容。长篇儿童小说不仅在结构上有别于短篇或中篇，而且在作品的规模和容量上，都是中、短篇所不可及的。因此，创作一部成功的长篇儿童小说，难度很大。无论在建国后的十七年，还是新时期的前十几年中，长篇儿童小说的数量在整个儿童文学中只占很小的比例。这种状况，近几年获得了明显改观，进入 90 年代以来，发表和出版的长篇儿童小说有二百部左右，其中不乏艺术质量较高的生动感人的佳作。最近几年，长篇儿童小说尤具崛起态势，成为儿童文学一道喜人的景观，例如——

秦文君的《男生贾里》。这部作品是以轻松活泼的轻喜剧笔致描写和反映当代中学生生活的成功范例。它以鲜活丰富的细节、独特的艺术结构、诙谐幽默的语言，塑造了贾里这个聪明机智、热情侠义，具有鲜明个性和时代特色的初中生形象。《男生贾里》及其姊妹篇《女生贾梅》被评论界认为是 90 年代最引人注目的儿童小说之一。《男生贾里》已先后改编并拍摄成电影和电视连续剧。不久前作者又为《男生贾里》成功地写了续篇，合在一起为《男生贾里全传》，使作品小主人公贾里及其伙伴们的形象、性格更加丰满和立体化，因而更具令孩子们痴迷的艺术魅力和感染力。

郁秀的《花季·雨季》。作品为我们展示了繁复纷纭的特区青少年校园内外的生活场景和画面。作者是一位很有文学智慧和才气的十六岁女中学生，她以一个同龄人的视角，十分真切地塑造了谢欣然、萧遥、陈明、王笑天等各具性格特点的中学生形象，生动地袒露了他们各自的情感天地和心灵世界，对现实的独特思考、认识和判断，以及他们的理想和追求。这部作品是第一部成功地描写、反映深圳特区青少年生活的长篇小说，被誉为“90 年代的青春之歌”。作品问世后，已发行数十万册，许多中学生把它看成是“真正属于我们的书”。

黄蓓佳的《我要做好孩子》。作品主人公金铃是六年级女学生，学习成绩中等，但机敏、善良、正直。为了做一个让大人满意的“好孩子”，她作了种种努力，并为保留心中的那一份天真和纯洁，和家长、老师作了许多“抗争”。小说在艺术地展示小学生的学校和家庭生活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触及到当前教育机制存在的种种弊端，母亲卉紫及其女儿金铃各自不同的性格和心灵活动，代表了当前商品经济时期两代人的典型心理，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曹文轩的《草房子》。这是作者继《山羊不吃天堂草》之后，积淀多年、酝酿数载、精心构思和写作，献给中国小读者的又一部长篇力作。作品背景是60年代初这个特定的历史空间，叙述的是苏北农村男孩桑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的六年小学生生活和他眼中纷纭斑驳的世界。作品在人物（成人和孩子）形象的塑造及性格特征的刻画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优雅晓畅而又精美的文学语言，生动有趣的故事情节及渗透其中的至纯至美的人性和乡情，都使作品具有慑人的魅力。作品向读者叙说和倾诉的是不论什么时候都会让人深深感动的情愫、思想和人格精神，从而激发起人们崇真崇善崇美的情怀和从真从善从美的愿望。这是一部文学品位和艺术质量都相当高的长篇儿童小说。

其他如福建少儿出版社推出的《花季小说》丛书（共八部作品，作者都是二三十岁的文学新秀）、北京少儿出版社推出的《自画青春》丛书（共九部作品，都是年轻作者的长篇处女作，作者平均年龄十七岁），以及董宏猷的《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十四岁的森林》，毕淑敏的《雪山的少女们》（明天出版社“金犀牛丛书”之一种），肖复兴的《青春三部曲》，金叶的《都市少年三部曲》，梅子涵的《女儿的故事》，朱效文的《青春的螺旋》，金曾豪的《青春口哨》，从维熙的《裸雪》，关登瀛的《小脚印》等，都是90年代以来比较优秀的长篇作品。

儿童文学是一个多品种的文学门类。由一斑可窥全豹。单从以上对长篇儿童小说的简要述评中，也足以看到近年中国儿童文学蓬勃发展的态势。其他如中短篇儿童小说、童话、儿童诗、科学文艺、少年报告文学、儿童散文、寓言、幼儿文学等的创作实绩，虽不如长篇小说那样集中和突出，但也有许多佳作不时进入到读者的视野。

总的来说，20世纪后五十年的中国儿童文学，即中国当代儿童文学，虽然历经风雨和曲折，但总的趋势是逐步前进、不断发展的。特别是在八九十年代，儿童文学可以说进入到一个新的黄金发展期，在创作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可喜成就。到1999年，无论是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还是中国当代儿童文学，都应当说是画上了一个比较圆满的句号。

“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当这本五十年儿童文学作品选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时候，我们已经望见了新世纪的灿烂曙光。我们相信，随着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进入到一个崭新的世纪，中国的整个文化、文学——当然也包括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所必需的精神食粮儿童文学在内，一定会迎来新发展、新繁荣的辉煌期！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篇幅所限，本集所录均为短篇作品，中长篇不在选收之列（部分优秀中长篇作品目录附于书后，供参阅）；不少成就卓著的作家，由于无适当短作等原因，未能入选本集；所收香港、台湾作品，都是从大陆报刊上选录的，由于入选量较少（同样是因篇幅所限），只能从中一窥港台作品的风采，而难以代表这些地区儿童文学创作的总体成就。

1998年11月15日于北京双榆树